

杜荀鶴集版本源流考述

金鎬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提 要

本文旨在詳考杜荀鶴集的版本源流，共分三個系統：第一、是宋「蜀刻本」系統，書名為《杜荀鶴文集》，卷數為三卷，其編次方式統稱為「雜詩」；第二、是南宋「書棚本」系統，書名為《唐風集》，卷數為三卷，其編次方式是分體；第三、是不屬於上述兩個系統的，書名為《杜荀鶴詩》，卷數為五卷，其編次方式為分體。本文同時要探討：一、在唐代，杜荀鶴集的編纂者和成書問題；二、杜荀鶴集的名稱、卷數和流傳等問題。

本文在考察杜荀鶴集的版本源流之餘，針對目前為止校勘質量較好的《全唐詩》本杜荀鶴集，指出其校勘方面的不足之處，同時提出重新校勘杜荀鶴集的必要性，這亦是撰寫本文的另一個重點。文末附有主要杜荀鶴集版本的書影，以供參閱。

關鍵詞：杜荀鶴、杜荀鶴文集、唐風集、版本源流、目錄

一、前言

杜荀鶴，字彥之，號九華山人。唐武宗會昌六年（846）生，大約唐哀帝天祐初（904）卒。¹大順二年登進士第，後入梁依朱溫，為翰林學士，遷主客員外郎。事蹟具《舊五代史》卷二十四《梁書》二十四〈列傳〉第十四、《十國春秋》卷十一、《唐詩紀事》卷六十五和《唐才子傳》卷九等。

杜荀鶴是個晚唐時期的重要詩人之一，著有《杜荀鶴文集》、《唐風集》和《松窗雜記》等。其中，《杜荀鶴文集》和《唐風集》兩者，雖然其名稱不同，實際上卻都是杜氏的詩集，裡面的內容亦幾乎一樣。對於杜荀鶴集的結集及宋代以後刊刻流傳情形，今人萬曼在《唐集敘錄》中曾做過較為詳細的論述。²然其論述仍難免有所遺漏，如萬曼沒提及宋「蜀刻本」《杜荀鶴文集》三卷；又杜荀鶴集宋代以後刊刻和傳抄的本子很多，其彼此之間複雜的源流承傳問題，萬曼亦語焉不詳。後來許周會在《杜荀鶴及其詩研究》中更為詳細地論述杜荀鶴集的名稱、卷數、體裁及著錄與流傳問題，同時在基本上勾勒出杜荀鶴集的版本源流系統，³功不可沒也。但是，其論述仍有不足之處，例如許周會在處理版本問題時，對於各版本的論述，似乎過於簡略，又沒提及幾種重要的版本，如「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金陵朱氏刊本《唐風集》一卷」、「胡震亨編《唐音統籤·戊籤餘》本《杜荀鶴詩》五卷」、「《唐詩》稿本《唐風集》三卷」和「貴池先哲遺書本《唐風集》三卷」等，因此筆者認為杜荀鶴集的版本問題，仍需要更進一步的探討。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更詳細地探討杜荀鶴集的名稱、卷數、流傳及版本源流等問題，提供給相關研究者做個參考。另外，筆者要通過杜荀鶴集各版本源流的研究，試圖找出杜荀鶴集的善本，又針對目前為止校勘質量較好的《全唐詩》本杜荀鶴集，指出其校勘方面的不足之處，同時提出重新校勘杜荀鶴集的必要性。

1 有關杜荀鶴的生卒年，歷來有幾種不同說法，可參看許周會，《杜荀鶴及其詩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第壹章第二節、杜荀鶴生平〉部分，頁14-18。

2 萬曼，《唐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唐風集」條，頁367-371。

3 同註1，〈第壹章第三節、著作：《唐風集》〉部分，頁30-40。

二、唐五代杜荀鶴集的編纂與流傳

杜荀鶴集著錄於（清）陳鱣（1753-1817）《續唐志》別集類：「唐風集三卷」；⁴（清）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詩文集類：「杜荀鶴唐風集三卷」。⁵然這些都是後人所撰的補志上的記載，並不是當時實際著錄情況。

據相關文獻記載，在唐五代杜荀鶴集的編纂，有兩種說法。一是宋蜀刻本《杜荀鶴文集》所載的顧雲〈序〉說：「明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皆隱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見簡，……僕幸爲之敘錄，乃分爲上中下三卷，目爲《唐風集》。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魯頌〉者，別爲之次序。景福元年夏太常博士修國史顧雲撰序。」⁶據此，可知《唐風集》是顧雲替杜荀鶴所編的，分爲上中下三卷，收錄杜荀鶴詩三百篇。至於此書的編纂年代，應是與宋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即是杜荀鶴第進士的第二年）不遠。就《唐風集》的成書過程而言，顧雲的〈唐風集序〉是個最直接而且最可靠的資料，因此顧雲說他替杜荀鶴編《唐風集》三卷的說法，應是可信的。

實際上，現存顧雲〈唐風集序〉的內容各有所出入，⁷其中有關杜荀鶴集的成書記載亦有所不同，如《文苑英華》所載的顧雲〈唐風集序〉說：

次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皆隱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見簡，……僕幸得爲之敘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魯頌〉者，廣之爲《唐風集》，老而益精留次序。景福元年壬子夏述。

又「汲古閣」本〈唐風集序〉和《唐詩紀事》杜荀鶴傳引顧雲序都說：

明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皆隱者，出詩三百篇見，……僕幸得爲之敘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者，目之爲《唐風集》。

由此可知，在各種顧雲〈唐風集序〉中有關《唐風集》的成書內容確實有所出

4 （清）陳鱣撰，《續唐志·經籍志》，《唐書經籍藝文合志》本（臺北：世界書局，1963），頁29。

5 （清）顧懷三撰，《補五代史藝文志》，《百部叢書集成·史學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光緒辛卯十月廣雅書局校刊影印本），頁15。

6 （唐）杜荀鶴撰，《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杜荀鶴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影印宋蜀刻本），頁1-2。

7 這方面的論述可參看許周會，《杜荀鶴及其詩研究》，許周會對於北宋本《杜荀鶴文集》之序、南宋本《唐風集》之序，以及《全唐文》的序之內容做一番比較，同時認爲此三種版本很可能各有不同來源。

入，如《文苑英華》本沒提及「分爲上中下三卷」的事情，「汲古閣」本和《唐詩紀事》本沒談及「五七言三百篇」。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顧雲曾替杜氏編其詩集，而稱之爲《唐風集》。

另一種說法是，《唐風集》爲杜荀鶴自編的，正如《全唐詩》杜荀鶴小傳說：「自序其文爲唐風集十卷，今編詩三卷」；⁸又《四庫全書總目》說：「《唐風集》三卷……此集乃其初登第時所自編」。⁹這種說法並不是從《全唐詩》、《四庫全書總目》開始的，（明）胡震亨在《唐音統籤·戊籤餘》六已經說：「杜荀鶴，……自編《唐風集》二卷，今集五卷。」¹⁰不過，這種說法似乎沒有顧雲〈唐風集序〉中的說法那麼可靠，因爲我們現在無法看到《全唐詩》杜荀鶴小傳所說的十卷本《唐風集》或胡震亨所說的二卷本《唐風集》。但是我們仍不能排除這種說法的可能性，其原因如下：

第一、我們查看歷代書目，可發現「十卷本」和「二卷本」杜荀鶴集子的存在，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八著錄：「杜荀鶴唐風集十卷」；（元）脫脫等撰《宋史·藝文志》著錄「杜荀鶴《唐風集》二卷」。

第二、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杜荀鶴詩（無論《唐風集》三卷或《杜荀鶴文集》三卷）有三百餘篇，幾乎全都是他及第之前作的。杜氏自己在〈題仇處士郊居〉（宋蜀刻本卷二，頁十四）和〈投鄭先輩〉（宋蜀刻本卷三，頁十一）兩首詩中也各有「笑我有詩三百首，馬蹄紅日急於名」和「兩鬢欲班三百首，更教裝寫傍誰門」的句子，這種情況完全符合於顧雲景福元年（892）所寫的序文內容。

那麼從景福元年（892）至杜荀鶴的卒年（天祐初年，904）左右，將近十多年之間，難道杜荀鶴再沒有寫出作品嗎？恐怕不是如此，因爲我們在後來的書目中找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宋紹興中改定、葉德輝考證的《祕書省續四庫書目》所著錄的「《杜荀鶴外詩》一卷」。¹¹從其書名來看，這本應該是收錄當時流傳的杜荀鶴詩集以外的作品，即是收錄唐代已經結集的《唐風集》三卷以外的作品之詩集。由此可說，景福元年以後，杜荀鶴仍有他自己的詩作，又很有可能自

8（清）曹寅等奉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六九一，頁7925。

9（清）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集部·別集類四，頁35。

10（明）胡震亨撰，《唐音統籤·戊籤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胡成之刊本），戊籤餘六，頁1上。

11（清）葉德輝考證，《祕書省續四庫書目》，《宋史藝文志廣編》本（臺北：世界書局，1963），頁369。

編自己的詩集。實際上，我們考察唐五代宋初寫本時代集部文獻流傳的實際情形時，發現一種現象，那就是「正集」以外「亦無定卷」的臨時性詩歌選集，在寫本時代的實際流通中佔了重要的地位，¹²如果我們從這種角度來看待杜荀鶴是否自編自己的詩集問題，其可能性一定會更高。

據以上的論述，我們可知，無論杜氏自編或者顧雲替杜氏編，在唐代，杜荀鶴的集子確實曾經結集過了。當然有關唐五代杜荀鶴集的寫本或抄本，至今沒有一個完整地流傳下來，不過，我們從敦煌遺書中可以發現其痕跡，即是王重民編《伯希和劫經錄》四九八五所收錄的杜荀鶴詩〈菊〉、〈三明大師贈徹大德〉和〈初出長安〉（二首），一共四首十四行，王重民說：「詩四首（共十四行）。第一首爲《菊》，下題《荀鶴》二字，殆即杜荀鶴撰。」¹³後來，黃永武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中仍把此四首歸於杜荀鶴詩。¹⁴又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卷三五只將〈三明大師贈徹大德〉和〈初出長安〉（二首）歸於杜荀鶴所作，因爲〈菊〉一首實兩見於《全唐詩》：一作羅隱詩，見卷六五七，題〈登高詠菊盡〉；一作李山甫詩，見卷六四三，題〈菊〉。後來徐俊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認爲〈三明大師贈徹大德〉一首應是三明大師所作的，〈初出長安〉（二首）詩收歸杜荀鶴作是未公允的。至於〈菊〉一首，徐俊先指出，此首詩互見於《全唐詩》羅隱詩和李山甫詩，接著說：「現在此詩作者又多出一『荀鶴』，使其歸屬更難確定。此卷（按：敦煌遺書伯四九八五）從形式上看，行款規整，字跡清秀，各詩題均另起，非一般習鈔本可比，故其詩作署名不容輕視。」¹⁵

總上所述，此敦煌寫本四首詩的作者問題，可說尚無定論。平心而論，徐俊雖然主張說〈初出長安〉二首歸屬於杜荀鶴是未公允的，但是卻無法提出有力的舉證，因此筆者認爲〈菊〉和〈初出長安〉二首的作者問題有待進一步查考。

三、宋代杜荀鶴集的編纂與刊刻

首先看看在宋代杜荀鶴集在各書目中的著錄情況：

12 相關論述可參考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前言〉部分，頁8-21。

13 王重民編，《伯希和劫經錄》，《敦煌叢刊初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本（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頁311。

14 黃永武主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6），頁778。

15 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461-463。

宋仁宗景祐年間成書的《崇文總目》著錄：「《杜荀鶴詩集》一卷」；¹⁶宋仁宗嘉祐初歐陽脩等撰《新唐書·藝文志》沒有著錄；宋紹興二十一年成書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八別集類中著錄：「杜荀鶴《唐風集》十卷」；¹⁷宋光宗年間成書的尤袤《遂初堂書目》集部·別集著錄：「《杜荀鶴集》」；¹⁸宋理宗年間成書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詩集類上著錄「《唐風集》三卷」；¹⁹（元）脫脫等撰《宋史·藝文志》著錄「杜荀鶴《唐風集》二卷」；²⁰（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錄：「杜荀鶴《唐風集》十卷」；²¹宋紹興中改定的《祕書省續四庫書目》著錄：「《杜荀鶴外詩》一卷」。

據以上的論述，我們可知，宋代有關杜荀鶴集的名稱及卷數，頗為複雜，把它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情況：

1. 《杜荀鶴詩集》一卷本。
2. 《唐風集》二卷本，三卷本和十卷本等。
3. 《杜荀鶴外詩》一卷本。

可以確定的是，到宋代，除了顧雲序所說的三卷本《唐風集》之外，出現幾種不同的本子。筆者認為這樣的事實至少可以證實兩點事情：一是宋代有關杜荀鶴集的編纂活動非常頻繁；二是各種本子之間，一定存在著收錄作品的多寡現象，例如《唐風集》十卷本和《杜荀鶴詩集》一卷本之間，在其收錄作品上，一定會有較大的差距。不過，除了《唐風集》三卷本和十卷本之外，其他本子已經無法查考其流傳情形。

在此，有兩點需要說明。首先要說的是《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所著錄的《唐風集》三卷，應該是詩集，因為此目卷十九標題下註文說：「凡無他文而獨有詩，及雖有他文而詩集復獨行者，別為一類。」加上《直齋書錄解題》分類時，將別集類與詩集類分開，如此說來，《直齋書錄解題》所著錄的《唐風集》三卷本是詩集，這與後來流傳下來的《唐風集》三卷本的內容完全是一致的。

16 （宋）王堯臣等編次，《崇文總目》，《人人文庫》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卷五，頁368。

17 （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卷十八，頁22。

18 （宋）尤袤撰，《遂初堂書目》，《書目續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8），頁37下。

19 （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卷十九，頁23。

20 （元）脫脫等撰，《宋史·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廣編》本，卷八，集·文史類，頁198。

21 （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二四三，經籍七十，頁192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祕書省續四庫書目》所著錄的《杜荀鶴外詩》一卷本，《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是《崇文總目》（宋慶曆元年，1041）至《中興館閣書目》（宋淳熙五年，1178）之間所編過的目錄。從它的名稱來看，很有可能是當時流傳的杜荀鶴詩集以外的別集，換言之，此本應是輯佚性質的集子。

如今可考的宋代所結集的杜荀鶴集有如下三種：

（一）十卷本《唐風集》

此本最早著錄於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八，後來又見於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七十。但是，有的論者懷疑此本是否曾經存在過，正如萬曼所說：「據顧雲景福元年（892）所寫的序文來看，明白的說是所著五七言三百篇，分上中下三卷，目曰《唐風集》云云，自當以三卷爲是，雖然後邊顧氏還說『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別爲之次序』，但杜荀鶴卒於天祐初（904），距《唐風集》的結集只十年多一點，想來也不會像晁公武所著錄的《唐風集》達十卷之多」。²²萬曼的看法似乎較爲合理，不過實際上是有意義的，因爲某一詩文集的作品數量之多寡與其分卷的多寡不能劃上等號。換言之，自古詩文集的分卷皆無定律，每個編刻者所持標準的不同，其分卷的數量也自有不同，如（唐）歐陽詹《歐陽行周文集》，有宋蜀刻十卷本，又有明萬曆丙午閩縣徐氏金陵刊八卷本流傳，從內容上，二本區別不大，只是十卷本詩不分體；八卷本詩分五、七言古詩、律詩、絕句等，賦多〈秋月賦〉一篇。其實，這種例子是很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到了宋代，十卷本《唐風集》的出現並不是沒有可能的。另外，令人不解的是，在明代的書目中又出現十卷本《唐風集》，正如（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著錄：「《唐風集》十卷，杜荀鶴」。²³陳第在〈世善堂藏書錄題詞〉中說：「吾性無他嗜，惟書是癖，雖幸承世業，頗有遺本，然不足以廣吾聞見也。自少至老，足跡遍天下，遇書輒買，若惟恐失，故不擇善本，亦不爭價值。又在金陵焦太史、宣州沈刺史家，得未曾見舊書，抄而讀之，積三四十餘年，遂至萬有餘卷，縱未敢云汗牛充棟，然以資聞見，備採擇，足矣足矣。今歲閒居西郊，伏去涼生，課兒僕輩晒晾入籠，粗爲位置，以類

22 萬曼，《唐集敘錄》，「唐風集」條，頁367。

23 （明）陳第撰，《世善堂藏書目錄》，《書目類編》卷29（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卷下，頁47。

相從，因成目錄，得便查檢。」²⁴從陳氏的序文來看，陳目無疑是知見藏書目，那麼至明代尚流傳「十卷本」《唐風集》，是不成問題的。如此說來，《郡齋讀書志》所著錄的「十卷本」《唐風集》，在宋代的確曾經存在過，甚至流傳到明代，只是因為相關文獻缺乏，而無法考知詳細的內容而已。

（二）蜀刻本——《杜荀鶴文集》三卷

版匡高19.8公分，寬13.8公分。左右雙邊。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版心白口，單魚尾，上方記卷數（荀一、二、三），下方記「葉次」。卷首有「杜荀鶴文集序」，署「太常博士修國史顧雲撰」，次有「杜荀鶴文集目錄」，署「九華山人杜荀鶴」。卷一，頂格題「杜荀鶴文集卷第一」，底下有「唐風集」三字，卷末有尾題。卷三末有「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手記。此本分為上、中、下三卷，編排次第是不分體排列的，只總稱為「雜詩」。其收錄作品，卷一收錄一〇三首，卷二收錄一〇二首，卷三收錄一一一首，總共三百十六首。今藏上海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本《杜荀鶴文集》據此本影印出版。

至於此本的刊刻年代，有些藏書家認為此本是北宋本，²⁵不過現在我們仔細翻閱此本，卻無法找出明確的證據說此本是北宋本。對於此問題，首先提出疑問的是傅增湘，傅氏說：

清康熙元年毛扆、陸貽典據宋本校。每卷首有北宋本校過朱印，卷中註「北宋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其宋本次第與汲古閣不同。余藏。核所據北宋本行格，頗疑為南宋中期蜀中刊唐人集本，前人往往誤認為北宋本，不足怪也。²⁶

傅氏據所謂「北宋本」的行格，懷疑其他藏書家所說的北宋本是否南宋中期蜀中

24 （明）陳第撰，《世善堂藏書目錄》，頁1。

25 正如（清）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說：「予藏九華山人詩，是陳解元書棚本，總名《唐風集》，後得北宋本繕寫，乃名《杜荀鶴文集》，而以「唐風集」三字注於下」；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九著錄「杜荀鶴文集三卷。宋刊本」，接著說：「首行題杜荀鶴文集，下題唐風集，目錄前題九華山人杜荀鶴，汲古毛氏所刊用南宋分體本，此則北宋不分體者，以毛本相校，字句多不同」；（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馮彥淵手抄校北宋《杜荀鶴文集》本三卷」；（清）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卷之四集部著錄：「《杜荀鶴文集》三卷，唐杜荀鶴撰。北宋刊本。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黃子羽藏，首有毛子晉季滄葦諸家印記。」

26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十二下，集部二下，別集類一下，中唐至五代，頁108。

刊本唐人集。傅氏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今傳世的宋蜀刻唐人文集，按刊刻年代、行款和字體，可分為三個系統：一為十一行二十字本，約刻於南北宋之際；一為十二行二十一字本，約刻於南宋中葉；一為十行十八字，約刻於南宋中期。²⁷因此，在〈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影印說明〉一文中，編者亦認為此本《杜荀鶴文集》的刊刻年代應是南宋中期。

清代學者曾據傳世蜀刻唐人集以校宋以後刻本之謬誤，指出宋蜀刻本唐人集的文獻價值，此本既然屬於宋蜀刻本唐人文集，自然有它的文獻價值。對於此本的版本價值，（清）瞿鏞曾經說：

首行題杜荀鶴文集，下題唐風集，目錄前題九華山人杜荀鶴，汲古毛氏所刊用南宋分體本，此則北宋不分體者。以毛本相校，字句多不同，顧雲序中，為之序錄下有「乃分為上中下三卷，目曰唐風集」十三字，又得如周頌下有「魯頌者，別為之次序，景福元年夏，太常博士修國史顧雲撰序」廿四字，毛刻周頌下別載數行皆無之，知南宋本之舛訛也。又增多詩三首，卷一〈和吳太守罷郡山村偶題〉二首曰：「罷郡饒山興，村家不惜過。官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野獸眠低草，池禽欲動荷。眼前餘政在，不似有干戈。快活田翁輩，常言化育時。縱饒稽歲月，猶說向孫兒。茅屋梁和節，茶盤果帶枝。相傳終不忘，何必立生祠。」卷二〈送人遇亂湘中〉云：「家枕三湘岸，門前有釣磯。漁竿壯歲別，鶴髮亂時歸。嶽暖無猿叫，深春有燕飛。平生書劍在，莫便學忘機。」卷後有陸氏敕先手跋云：「世傳分體唐風集，俱出南宋本，余嘗假錢遵王本校過，藏諸家塾。毛斧季新得沙溪黃子羽所藏北宋本，既未分體，且多詩三首，與世本迥異，偶過汲古閣，出以示余，且以家刻本見貽，因校此本，攜歸識於燈下。壬寅仲冬二十八日陸貽典。」²⁸

據上述的引文，我們可知北宋本《杜荀鶴文集》（即是宋蜀刊本）有如下的文獻價值：第一、可補「汲古閣本」《唐風集》顧雲序的內容；第二、「宋蜀刊本」比「汲古閣本」多收錄三首詩，即是卷一〈和吳太守罷郡山村偶題〉二首和卷二

27 相關內容可參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影印說明〉和顧美華〈宋蜀刻本唐人集述評〉，《東南文化》，1994年第3期（總第103期），頁113-123。

28 （清）瞿鏞撰，《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書目四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70），卷十九，頁48上-49上。

〈送人遇亂湘中〉一首；第三、宋蜀刻本唐人集自有文字校勘方面的價值，《杜荀鶴文集》亦不例外，從上述的「以毛本相校，字句多不同」中，可見其校勘價值的一斑。²⁹後來，（清）季振宜編《唐詩》稿本時以此本來校勘「汲古閣」本，³⁰更凸顯出其校勘方面的價值。另外，世傳蜀刻唐人集絕少，此《杜荀鶴文集》為唐人集中未經著錄者，可補宋蜀刻本唐人小集之缺，這亦是此本的另外一種文獻價值。

不過，要注意的是，筆者上面已經指出，此本比「汲古閣」本多收錄三首詩，而現仔細檢閱，可發現此本卻無收錄「汲古閣」本所收錄的三首，即是〈贈友人罷舉赴辟命〉、〈閩中秋思〉和〈傷硤石縣病叟〉。依據此本〈目錄〉，其收錄詩共計三百十七首，但是目錄中的〈傷病叟〉、〈閩中秋思〉、〈題張生林亭〉和〈贈友人赴辟命〉四首沒有收錄進去，反而收錄在〈目錄〉中無有的〈贈質上人〉、〈夏日留題〉和〈秋宿棲賢寺懷友人〉三首，如此一來，此本共收錄三百十六首，這一點是我們利用此本時，應該注意的地方。

（清）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卷二、³¹（清）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卷之四集部、³²（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集部³³和傅曾湘訂補《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二³⁴均著錄此本。

（三）書棚本——南宋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刻《唐風集》三卷

此本（清）錢曾、瞿鳳起《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著錄說：「敏（按：《讀書敏求記》）詩集杜荀鶴文集三卷，影鈔北宋本；又《唐風集》，宋刊書棚

29 潘景鄭亦在〈杜荀鶴文集跋〉中也指出這一點說：「此本蜀刻本《杜荀鶴文集》三卷……與毛刻《唐風集》及席刻《唐詩百名家全集》相校，可在某些方面正兩本之誤。」見於《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杜荀鶴文集》。

30 相關問題在下面《全唐詩稿本》中要詳細地論述，故茲不贅述。

31 （清）錢曾撰，《述古堂藏書目》著錄：「杜荀鶴文集三卷」，《書目三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9），卷二，頁12。

32 （清）朱學勤撰，《結一廬書目》著錄：「《杜荀鶴文集》三卷，唐杜荀鶴撰。北宋刊本，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黃子羽藏，首有毛子晉季滄葦諸家印記。」《書目類編》卷30，卷之四，頁12。

33 （清）瞿鏞撰，《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著錄：「杜荀鶴文集三卷，宋刊本。」《書目類編》卷31，集目，頁3下。

34 傅氏說：「杜荀鶴文集三卷……南宋蜀本，十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景福元年顧云序。鈐有『頤堂王氏家藏子孫其永保用』朱文大印，為宋王灼藏本。又有毛晉、季振宜印記。張幼樵藏，結一廬遺書也。」（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頁109。

本。」³⁵《讀書敏求記校證》著錄「《杜荀鶴文集》三卷」，又說：「予藏九華山人詩，是陳解元書棚本，總名《唐風集》，後得北宋本繕寫，乃名《杜荀鶴文集》，而以「唐風集」三字注於下」，³⁶所謂「陳解元書棚本」，指的是南宋臨安陳起父子所刻之書，³⁷由此可知，書棚本杜荀鶴集曾在清代尚存，其總名為《唐風集》。

但是讓人遺憾的是，據以上的記載，我們無法得知「書棚本」《唐風集》的行款、卷數及編次方式等內容。不過在有些文獻中，略知其相關內容，如《讀書敏求記校證》說：「鈺案《瞿目》有宋刊本，首行題『杜荀鶴文集』，下題『唐風集』云。汲古閣所刻用南宋分體本，此則北宋不分體本」；又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九在《杜荀鶴文集》條中說：「卷後有陸氏敕先手跋云：『世傳分體唐風集，俱出南宋本，余嘗假錢遵王本校過，藏諸家塾。毛斧季新得沙溪黃子羽所藏北宋本，既未分體，且多詩三首，與世本迥異，偶過汲古閣，出以示余，且以家刻本見貽，因校此本，攜歸識於燈下。壬寅仲冬二十八日陸貽典。』」既然書棚本³⁸杜荀鶴集叫為《唐風集》，又至清代所傳下來的《唐風集》俱出南宋本，那麼，書名為《唐風集》者都屬於書棚本系統，是應無問題的。又書棚本《唐風集》，就編次方式而言是分體的，而且比《杜荀鶴文集》少收三首詩。雖然今此本不知是否存世，但是此本對於後世的影響頗大，現存的幾種明清兩代抄本和刻本都是屬於這系統的版本。

其實，陳氏父子所刻的「書棚本」唐人別集，在版式及字體上有共通點，那是均為歐體字，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欄。傳世的書棚本唐人小集，可以證實這一點。³⁹今北京圖書館藏一部影宋抄本《唐風集》三卷，《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說：「《唐風集》三卷……清影宋抄本。二冊。十行十八字，

35 (清)錢曾、瞿鳳起，《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書目類編》卷32，第七卷，集部·詩集，頁208。

36 (清)錢曾撰，管庭芬、章鈺校證，《讀書敏求記校證》，《書目叢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7），卷四之中，頁11。

37 有關「書棚本」的由來及相關問題，可參考葉德輝撰，《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卷二，頁113-139；潘美月，〈南宋最著名的出版家——談陳起刻書〉，《故宮文物月刊》，第2卷第5期（1984），頁113-117。

38 (清)瞿鏞撰，《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書目四編》本，卷十九，頁48上-49上。

39 可參考潘美月，〈南宋最著名的出版家——談陳起刻書〉，《故宮文物月刊》，第2卷第5期（1984），頁113-117；黃韻靜，〈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臺北：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第三章〈刻書考（上）〉部分。

白口，左右雙欄。」⁴⁰從其書名和其版式來看，無疑是書棚本《唐風集》的影抄本。

四、明代杜荀鶴集的刊刻與傳抄

明代在公私藏書目錄中，杜荀鶴集的著錄情況如下：（明）《文淵閣書目》卷十月字號著錄：「《杜荀鶴詩》一部一冊闕」；⁴¹（明）徐燊《紅雨樓題跋》著錄：「杜荀鶴唐風集。……斯本建安楊文敏故物，鈔錄精善，首有楊氏印章。後歸建安丘文舉，文舉轉以贈余，因考其人而評其人，大略如此」；⁴²（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著錄：「《唐風集》十卷，杜荀鶴」；（明）葉盛《菴竹堂書目》卷四詩集詞著錄：「杜荀鶴詩一冊」。⁴³除了《世善堂藏書目錄》的記載之外，其他的文獻記載對於我們了解明代杜荀鶴集子的版本問題並無什麼幫助，又《世善堂藏書目錄》所著錄的「十卷本」問題在上面已經討論過了，因此不再贅述。明代翻刻和傳抄的杜荀鶴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明抄本《唐風集》三卷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五著錄此本，傅氏並在〈校明鈔唐風集跋〉中說：「唐風集分上中下卷，明寫本，棉紙，烏絲闌。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次行題九華山人杜荀鶴。前有太常博士顧雲序。卷上五言今體一百二十六首，卷中七言今體一百四十首，卷下五七言絕句五十一首（原作二誤），通三百十七首，與顧雲言生平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者合。……取席刻本校讀一過，在清水院中校竟二卷，餘則旋京始畢之。席本亦分三卷，均題雜體，鈔本則分體別載，故其次第迥不相符。改訂字句凡數百事。其出席本外者，爲〈維揚冬末寄幕中二從事〉五律一首。席本有而明鈔所無者，爲〈和吳太守罷郡山居偶題〉五律二首、〈亂後送友人歸湘中〉五律一首、〈旅舍遇雨〉七絕一首是也。……此明鈔必源於宋槧，其異字單詞自視他本爲足據，後之讀者並觀而慎擇之斯可耳。」⁴⁴

據上述傅氏的說法，我們可知以下幾點：第一、此本的書名爲《唐風集》，

40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集部上，唐五代別集類，頁2087。

41 （明）楊士奇撰，《文淵閣書目》，馮惠民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卷十，頁6。

42 （明）徐燊撰，《紅雨樓題跋》，《書目三編》本，卷一，頁36上。

43 （明）葉盛撰，《菴竹堂書目》，《書目類編》卷29，卷四，頁77。

44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第十二，集部二，唐別集類二，頁639-640。

分爲上中下三卷，其編次方式是分體別載的，與「席本」（按：（清）席啓寓刻本《杜荀鶴文集》三卷）的均題雜體不同；第二、傅氏指出，此本無「席啓寓」刻本收錄的三首詩，其中〈和吳太守罷郡山居偶題〉二首和〈亂後送友人歸湘中〉一首，筆者上面已經說過這三首收錄於《杜荀鶴文集》。但是〈旅舍遇雨〉一首，很可能是抄書時遺漏的，〈旅舍遇雨〉一首原本收錄於《唐風集》卷三「今體五言七言絕句」部分，因此傅氏指出此本「卷下五言七言絕句五十一首（原作二誤）」。⁴⁵至於此本收錄在「席刻本」中無有的〈維揚冬末寄幕中二從事〉五律一首，筆者認爲這恐怕是傅氏的一時失察，因爲現檢席刻本《杜荀鶴文集》，確實在卷三中收錄〈維揚冬末寄幕中二從事〉五律一首，只是在〈目錄〉中題爲〈寄幕中二從事〉而已；第三、傅氏認爲此本必源於宋槧，而且其異字單詞都視其他本子爲足據。從此本的書名、分卷、編次及收錄的作品來看，此抄本無疑是南宋書棚本系統的，又從傅氏在同文中列出來的校勘結果來看，傅氏的說法是不無道理的。⁴⁵只可惜此本今未見。

另外，今北京圖書館藏一部明抄本《唐風集》三卷二冊，周星詒跋，每半葉

45 傅氏說：「其刊繆糾訛之處，茲舉其大略述之，如：顧雲序中『遁者來，隱者出』，『遁』不誤『遙』；『摧撞折角』，『撞』不誤『撞』；『相與阿禦來朝』，『禦』不誤『樂』；『貪夫廉』，『夫』不誤『吏』，『曾不慙芥』，不誤『慙介』；『或情發乎中』，不誤『情動於中』；『形兀枯木』，『兀』不誤『死』；『萬象貪於挾別』，『貪』不誤『貧』。至各卷詩句，余丙辰春曾假鄧正閏同年藏季滄葦舊寫本細勘，其中訂正者不下千字。茲以明鈔本校之，凡改定之字，與季鈔合者殆十居六七，而其他佳異之字，爲季鈔所無者亦甚多。爰疏其尤勝者於下，如：『求名心在閑難遂』，『遂』不誤『逐』；〈題廬嶽劉處士草堂〉。『彈衣衲後雲藏線』，『後』不誤『厚』；〈題覺禪和〉。『江上有家歸未得』，『家』不誤『歸』；〈春日旅寓〉。『此道不逢知』，『逢』不誤『聞』；〈臥病呈所知〉。『行山溪畔藤』，『行』不誤『何』；〈贈老僧〉。『石徑人稀薛色交』，『徑』不誤『榻』；〈宰雲松載鶴棲巢』，『載』不誤『帶』；〈贈元上人〉。『心火不銷雙鬢雪』，『雙』不誤『霜』；〈下第東歸道中作〉。『寒雨瀟瀟燈焰青』，『青』不誤『清』；〈館舍秋夕〉。『難致此身閑』，『致』不誤『放』；〈與別人話別〉。『見說來居此』不作『自見來如此』；〈贈廬岳隱者〉。『雨籠蒼壁吟燈影』，『蒼』不誤『苔』；〈投張侍郎過毗陵〉。『落第愁生曉鼓初』，『愁』不誤『秋』；『御苑早鶯啼暖樹』，『暖』不誤『曉』；〈下第投所知〉。『一帆程歇九秋時』，『程』不誤『塵』；〈秋日泊蒲江〉。『幾人亂世得及此』，『得』不誤『不』；〈白髮吟〉。『一望一愴然』，『愴』不誤『蒼』；〈秋夜晚泊〉。『便是命奇人』，『奇』不誤『羈』；〈哭劉德人〉。『誰思荒骨旋成塵』，『旋』不誤『便』；〈登城有作〉。『綾梭隔水鳴』，『水』不誤『岸』；〈送人宰吳縣〉。『羨君公退歸欹枕』，『羨』不誤『美』；〈題汪明府山居〉。『本爲榮家不爲身』，『榮』不誤『營』；〈維揚遇孫侍御〉。『畢竟何門遇至公』，『畢』不誤『必』；〈塗中春〉。『不如緘口過殘春』，『春』不誤『生』；〈聞子規〉。『祇將波上漚爲侶』，『漚』不誤『鷗』；『若教我似君閑放』，『放』不作『約』；〈贈彭蠡釣者〉。『此去青雲莫更疑』，『更』不作『便』；〈送友人入關〉。『陶潛舊隱依稀在』，『隱』不作『約』；〈送友人宰潯陽〉。『石壁早聞僧說好』，『聞』不誤『聞』；『六幅應輸八句詩』，『輸』不作『書』；〈登石壁禪師水閣〉。『平生肺腑無言處』，『肺』不作『藏』；〈自敘〉。此皆出季本之外，而其意義實較時行本爲佳，是此本不獨遠過席刻之上，即季鈔號稱名帙者，比短量長亦遜此一籌矣。吾頗疑季氏鈔本乃彙集各本擇善而從，故佚詩異文往往比別本爲多，其後《全唐詩》之輯即取資於是焉，然得失時不免雜出。」同上註，頁640-641。

十行，行十八字，無格本。⁴⁶從其每行的字數來看，是與上述的明抄本不同的本子。（清）周星詒，河南祥符縣人，事蹟略見於《藏書紀事詩》卷七。⁴⁷周星詒輯《傳忠堂書目》卷四著錄：「《唐風集》三卷二冊，唐杜荀鶴撰。葉氏葦竹堂鈔本。」⁴⁸所謂「葉氏葦竹堂」指的是（明）葉盛的「葦竹堂」，筆者上面已經說過葉盛《葦竹堂書目》卷四詩集詞著錄：「杜荀鶴詩一冊」，如此一來，今藏於北京圖書館的周星詒跋本明抄本《唐風集》，很有可能是葉盛葦竹堂抄本。

（二）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金陵朱氏刊本《唐風集》一卷

此本是朱之蕃⁴⁹所編《晚唐十二名家詩集》本。版匡高21.6公分，寬14.6公分。四周雙邊，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花口，上方頂格題「杜荀鶴集」，單黑魚尾，其下記卷第，下方記葉次。卷首有「杜荀鶴唐風集序」。次有目錄，首行頂格題「晚唐十二名家詩集目錄卷之十二」，第二行低一格題「杜荀鶴唐風集」。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

此本雖然在目錄所著錄的是一卷，而實際上是三卷，為分體編次的，第一部分為「今體五言詩一百二十六首」（按：實際上是一百二十五首）；其次為「今體七言詩凡一百四十首」；最後為「今體五言七言絕句凡五十二首」，一共收錄三百十七首，與上述的「明抄本」本及「汲古閣」本《唐風集》無異。今檢此本，其書名、分卷、篇目、次序幾乎與「汲古閣」本《唐風集》一樣，換言之，此本與「汲古閣」本同出於一個系統，即是屬於南宋書棚本系統。但是，就整體來看，此本略遜於「汲古閣」本，其原因有如下：第一、有時漏掉篇目，如卷一〈新栽竹〉；第二、無收錄「汲古閣」本所收錄的五首，即是卷一〈題著禪師〉、〈春日閒居即事〉、〈秋宿棲賢寺懷友人〉、〈亂後再逢汪處士〉和〈山中喜與故交宿話〉。

不過，要注意的是，此本的刊印年代比「汲古閣」本更早，因為我們雖然無

46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集部上，唐五代別集類，頁2088。

47 《藏書紀事詩》卷七【補正】說：「孫詒讓〈竊墳詩質序〉云：季貺先生喜收藏異書，著錄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乾嘉諸老精校善本，三榮郡齋不足論也。先君襄官江東，先生亦官閩中，時馳書從先生借抄秘籍，輒錄副見寄，手自理董，丹黃雜還，精密絕倫。詒讓嘗與校讀，每伏案欽誦，以為抱經，蒐羅未能專美也。」葉昌熾，《藏書紀事詩（附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703-704。

48 （清）周星詒輯，《傳忠堂書目》，《叢書集成續編·遼園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民國三十三年吳興周延年彙編本），卷四，頁5。

49 （明）朱之蕃，字元介，號蘭喁，荊州人，著籍金陵。工書畫。萬曆二十三年（1595）狀元，官至吏部侍郎。曾出使朝鮮。卒贈尚書。有奉使稿。

法確定「汲古閣」本《唐風集》的刊印年代，但是大致上是崇禎年間（1628-1644）的。

（三）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刊《四唐人集》本《唐風集》三卷

版匡高18.4公分，寬13.5公分。左右雙邊。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行約三四五六字。版心細黑口，單黑魚尾。魚尾下方記書名卷第（如「唐風集卷上」）、葉次。首卷首葉與卷下最末葉記「汲古閣」及「毛氏／正本」附刻小方印記。卷首有顧雲「唐風集敘」、書末有毛晉刻識語。序後有「唐風集目錄」。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

此本為上中下三卷，且為分體編次的，卷一為「分體五言一百二十六首」（按：實際上是一百二十五首），卷二為「分體七律一百四十首」，卷三為「分體絕句五十二首」，共為三百十七首。從其書名、卷數及分體編次，此本亦屬於南宋書棚本系統。歷來藏書家對於此本評價較高，如繆荃孫所說：「毛刻四唐人詩在毛刻為最精」。⁵⁰不過，此本仍有不足之處，如此本的〈唐風集序〉有疏舛之處，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唐風集》說：「毛晉刻本前有顧雲序，序末謂之《唐風集》以下文不相屬，蓋舊本《唐詩紀事》載雲此序，誤連下條荀鶴初謁梁王云云六十四字為一條，晉不察而誤併鈔之，殊為疏舛，今刊除此段以還其舊焉。」⁵¹後來季振宜編《唐詩》稿本《唐風集》以此本為底本。

（明）毛晉《汲古閣校刻書目》在《四唐人集》條中著錄此本說：「杜荀鶴唐風集三卷，五十三葉」；⁵²又（清）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和（清）王聞遠《孝慈堂書目》等均著錄此本。⁵³

民國十二年（1923）長沙葉德輝本和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涵芬樓本《唐風集》都是以此本為底本的影印本。⁵⁴

50（清）繆荃孫撰，《藝風藏書續記》，《書目四編》本，卷六，頁25。

51（清）紀昀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二五一，集部·別集類四，頁34。

52（明）毛晉撰，《汲古閣校刻書目》，《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頁18。

53（清）莫友芝撰，《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卷十二，集部·別集，頁17；（清）王聞遠撰，《孝慈堂書目》，《叢書集成續編·郎園先生全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民國二十四年長沙中國古書刊印社集編本），頁127。

54 民國癸亥（十二）年（1923）長沙葉氏據毛氏汲古閣本影印本《唐四家詩集》第3冊，今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一部；民國丙寅（十五）年（1926）上海涵芬樓據毛氏汲古閣本影印本《唐四名家集》第3冊，今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一部。

(四) 明末馮彥淵家抄本——《唐風集》三卷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此本說：「明末馮知十家抄本。馮武校並跋，葉坦跋。一冊。十行十九字。」馮彥淵，名知十，馮舒、馮班之弟，馮武是他的兒子。馮氏一家是明末清初的藏書家族，《藏書紀事詩》卷三記載相關內容。⁵⁵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九和《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二均著錄此本。張金吾說：「《杜荀鶴文集》三卷，舊抄馮氏手校北宋本，每頁格闌外有馮彥淵藏本五字」，又說：「馮氏手跋曰：『此予家藏南宋板抄本。癸卯仲春借得隱湖毛氏北宋版細校一過，異同處兩存之。海虞馮武。』」⁵⁶從馮氏手跋中，我們可知，馮氏以「毛氏北宋本」來細校「南宋板抄本」。所謂「毛氏北宋本」，筆者上面已經指出實際上是毛晉所藏的宋蜀刻本，所謂「南宋板抄本」應是書棚本抄本，如此說來，此本兼具宋蜀刻本和南宋書棚本的特色。今藏北京圖書館。

另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唐風集》三卷……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唐人四集本。陳威跋並錄清馮武校。」⁵⁷可見此本在「汲古閣」本《唐風集》中錄馮武的校勘成果，與上述的馮彥淵抄本應屬於同一的系統。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

(五) 《唐音統籤·戊籤餘》本《杜荀鶴詩》五卷

此本為（明）胡震亨所編《唐音統籤·戊籤餘》第六。⁵⁸版匡高20公分，寬14.7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花口，上方頂格題「唐音統籤」，單黑魚尾。魚尾下方右半葉記卷數（如「卷七百五十五」）、葉次，下書口目錄處記「戊餘」，正文則記「戊」。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

胡震亨在〈杜荀鶴傳〉中說：「杜荀鶴……自編《唐風集》二卷，《通考》云

55 《藏書紀事詩》，頁326-329。對於馮知十，《藏書紀事詩》引《乾隆蘇州府志》說：「馮知十字彥淵，復京季子，縣學生。明亡，大兵至邑，格鬥死。（馮）班子行賢，字補之；行貞，字服之。知十子武，字實伯，亦能詩。」《補正》引《蘇州府志》說：「馮班《海虞三義傳》云：『舍弟名知十，字彥淵，為人慧黠，先君愛之。又行第十，遂名之曰知十。』」又引王欣夫案語說：「抄本《追昔游詩》有馮武題云：『明故烈士彥淵馮公遺書，長子武藏』有『馮彥淵讀書記』」。

56 （清）張金吾撰，《愛日精廬藏書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卷二十九，頁20。

57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176。

58 （明）胡震亨，字孝轅，晚自稱遜叟，海鹽人。萬曆舉人。官至兵部員外郎，乞歸。少以經濟自負，藏書萬卷。《唐音統籤》凡二百一卷，其所錄皆晚唐之詩；《唐音戊籤餘》閏唐人集詩凡六十二家共六十三卷，目錄人名下方記各家輯詩數，再下方則記其於統籤中之卷數。所輯詩人實多為五代之人。

十卷，今集五卷」，⁵⁹正如胡氏所說，此本分爲五卷，卷一爲「五言律詩一」六十四首，卷二爲「五言律詩二」五十六首、「五言排律」二首，卷三爲「七言律詩一」六十七首，卷四爲「七言律詩二」七十二首，卷五爲「七言排律」一首、「五言絕句」四首、「七言絕句」五十二首，共收錄三百十六首。

雖然此本分爲五卷，實際上是與上述的「明抄本」、「朱氏刊本」和「汲古閣」本一樣，是分體編次的。至於其收錄作品，與其他版本比起來，有所出入，例如「五言律詩」部分比「汲古閣」本少收錄五首，即是〈郊居即事投李給事〉、〈秋日旅舍臥病呈所知〉、〈近試投所知〉、〈下第投所知〉和〈投李大〉；「七言律詩」則少〈送蜀客遊維陽〉一首；「七言絕句」則少〈涇溪〉一首。同時收錄了「汲古閣」本無有的，這種情況有兩種：一是增補的，那就是詩題之下有「補」字的，例如「五言律詩」〈亂後送友人歸湘中〉和〈送紫陽僧歸廬岳舊寺〉；「七言律詩」則〈自江西歸九華〉一首；「七言絕句」則〈無雲雨詩〉（按：《全唐詩》本題〈梁王坐上賦無雲雨〉）一首。另外，據其他文獻增補的，如〈句〉二韻。二是只有此本收錄的，就是「五言絕句」〈小松〉一首。後來清康熙御定《全唐詩》主要是依據胡震亨《唐音統籤》而編成的，⁶⁰我們仔細看看《全唐詩》本杜荀鶴詩，就可以發現上述此本多收錄的幾首，由此可知，此本對《全唐詩》本杜荀鶴詩的影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本的版本源流問題。筆者認爲此本似乎不屬於宋「蜀刻本」或南宋「書棚本」系統。其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現在仔細檢閱此本多收錄的詩，除了〈亂後送友人歸湘中〉之外，其他都是在現傳世的其他杜荀鶴詩集中找不到的。尤其是〈小松〉一首不是據其他文獻增補，而是在胡震亨所依據的本子上原有的。又其他多收錄的詩，胡氏增補時，有兩種體例，第一、依據其他文獻而增補時，列出所依據的文獻，例如「句」二韻，胡氏說「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簫簫。詳韋莊集」，又說：「只知斷送豪家酒不解安排旅客情。聞笛吟窗」；第二、只是在詩題下增一個補字，如〈亂後送友人歸湘中〉、〈送紫陽僧歸

59 (明)胡震亨編，《唐音統籤·戊籤餘》六（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清康熙二十四年胡成之刊本），卷七五六，頁1。

60 《四庫全書總目·御定全唐詩》九百卷提要中明確指出這一點，說：「詩莫備於唐，然自北宋以來，但有選錄之總集，而無輯一代詩共爲一集者。明海鹽胡震亨《唐音統籤》始蒐羅成帙，粗見規模，然尚多所舛漏。是編秉承聖訓，以震亨書爲稿本，而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又旁採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凡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卷一九〇，「集部·總集類」五，頁2。

廬岳舊寺〉、〈自江西歸九華〉、〈(梁王坐上賦)無雲雨詩〉等，假如胡氏依據其他文獻而增補這些詩，應該列出其所依據的文獻，才符合上述的體例，因此筆者懷疑胡氏利用不同的杜荀鶴集來增補這些詩。

第二、就文字方面而言，此本亦與宋「蜀刻本」和「汲古閣」本有所出入的，例如〈秋日旅中〉一首，此本爲：

浮世浮名能幾何，致身流落向天涯，少年心壯輕爲客，一日病來思在家，
經雨凍蟬隨葉墮，過湖秋鴈趁風斜，前程雖有投入處，爭奈鄉關日漸賒。
(「七言律詩一」，頁四下-五上。)

宋「蜀刻本」和「汲古閣」本則都題「秋日臥病」，又說：

浮世浮名能幾何，致身流落向天涯，少年心壯輕爲客，一日病來思在家，
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不堪吟罷西風起，黃葉滿庭寒日斜。
又此本〈夏日登樓遇雨〉一首，「汲古閣」則爲〈春日登樓遇雨〉，宋「蜀刻本」則爲〈春登樓遇雨〉。又此本〈山中老僧〉一首，爲：

草屨無塵心地閒，靜隨猿鳥過寒暄，眼昏齒落經看過，卻向僧中總不言。
(「七言絕句」，頁七上。)

宋「蜀刻本」則題「山寺老僧」而說：

草屨無塵心地閒，靜隨猿鳥過寒暄，眼昏齒落經看過，卻向僧中總不言。
(卷一，頁二上-二下。)

「汲古閣」本則題「山寺老僧」而說：

草屨無塵心地閒，靜隨猿鳥過寒暄，眼昏齒落看經過，卻向僧中總不言。
(卷三，頁四十一下-四十二上。)

據此，此本不屬於宋「蜀刻本」系統或者書棚本系統的說法，是不無根據的。既然胡氏自己說「杜荀鶴……自編《唐風集》二卷，《通考》云十卷，今集五卷」，筆者認爲胡氏似乎真的看見杜荀鶴自編的《唐風集》二卷本，而把它重新編次爲五卷。⁶¹其實，所謂的《唐風集》二卷本，是（元）脫脫《宋史·藝文志》所著錄

61 胡震亨編《唐音統籤》時，採取統一體例，把採入的書都按詩體重新分類。至於其諸集所依據的版本，有的在在各集的〈敘錄〉中注明，有的卻未加以注明，《唐音統籤》本「杜荀鶴詩集」正是屬於後者的。在加以注明者中，不乏秘笈僻本，今已散佚無可者，居其半；至於未加明注者，研究者不易明白其文字的根據，不過似乎也有價值。實際上，胡震亨藏書稱富，又與當時的大藏書家錢謙益、毛晉等都相往來，通假圖書。從這種角度來看，《唐音統籤》諸集所據的版本往往是珍本秘笈，這種現象是非常自然的。相關論述可參看俞大綱，〈紀唐音統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冊第三分（1937），（五）紀統籤引用版本部分，頁364-378。

的本子，到了明代，胡氏得見《唐風集》二卷本是很有可能的，只是筆者認為關於此問題，仍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

五、清代杜荀鶴集的刊刻與傳抄

到了清代，最讓人注意的是，有些藏書志著錄所謂「書棚本」《唐風集》和宋蜀刻本《杜荀鶴文集》，同時有些學者利用「書棚本」《唐風集》和宋蜀刻本《杜荀鶴文集》來對彼此進行「對校」工作，同時出現幾種上述兩種版本的影抄本。清代翻刻和傳抄的杜荀鶴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毛辰據北宋本校宋本——《杜荀鶴文集》三卷

（清）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著錄此本，繆氏說：「《杜荀鶴文集》三卷。毛斧季據北宋本校宋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首行杜荀鶴文集。卷第一空四格標唐風集三字，題目俱低五格。序次亦與毛本不同。右校本，六唐人集，傅沅叔所得，而荃孫假以過臨者。毛刻四唐人詩在毛刻為最精，而改換行款，喜易古字，異本標一作於下，爾時參合各本，擇善而從。」⁶²從其書名、行款、序次來看，無疑是宋「蜀刻本」系統。此本今未見。

（二）清康熙元年汲古閣本毛辰、陸貽典據宋本校本——《唐風集》三卷

傅增湘《雙鑑樓善本書目》著錄此本，說：「《唐風集》三卷。汲古閣本陸敕先毛斧季校宋本。」⁶³傅增湘又說：「清康熙元年毛辰、陸貽典據宋本校。每卷首有北宋本校過朱印，卷中註『北宋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其宋本次第與汲古閣不同。余藏。核所據北宋本行格，頗疑為南宋中期蜀中刊唐人集本，前人往往誤認為北宋本，不足怪也。」⁶⁴正如傅氏所說，所謂「北宋本」就是蜀刻本《杜荀鶴文集》，由此可見，此本以蜀刻本《杜荀鶴文集》來校勘「汲古閣」本《唐風集》。今藏北京圖書館。⁶⁵

62（清）繆荃孫撰，《藝風藏書續記》，《書目四編》本，卷六，頁25。

63（清）傅增湘撰，《雙鑑樓善本書目》，《書目三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9），卷四，頁12下。

64《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頁108。

65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頁2088，云：「《唐風集》三卷……明末毛氏汲古閣唐人四集本。毛辰校陸貽典校並跋。一冊。十二行二十字，細黑口，左右雙欄。」

（三）竹深堂精抄本《唐風集》三卷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九著錄此本，說：「《唐風集》三卷，精抄本。錢履之藏書……卷首有錢履之讀書記印記，板心有竹深堂三字。」「竹深堂」為清初常熟人錢謙貞（1593-1646）的室名。謙貞字履之，號耐翁，錢謙益從祖弟，喜歡藏書，所抄書格紙版心有「竹深堂」三字。據《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錢謙貞所抄書格紙版心有「竹深堂」，計有：唐李群玉《李群玉集》三卷《後集》五卷、唐杜荀鶴《唐風集》三卷、唐李益《李君虞詩集》二卷、唐方干《玄英集》八卷等。⁶⁶從其書名來看，此本是屬於書棚本系統的。此本今未見。

（清）管庭芬《讀書敏求記校證》卷四中和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二均著錄此本。

（四）席啓寓刻本《杜荀鶴文集》三卷

此本是清康熙四十一年席啓寓⁶⁷琴川書屋刊印《唐詩百名家全集》三二六卷本，稱為《杜荀鶴文集》三卷。版匡17.1公分，寬13.3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黑魚尾。魚尾下方記卷數（如「荀鶴詩上」）及葉次。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等。

卷首前有「杜荀鶴文集序」，署「太常博士脩國史顧雲撰」。次有「杜荀鶴文集目錄」，署「九華山人杜荀鶴」。此本為上中下三卷，其編次，統稱之為雜詩，不分體。卷一為雜詩一〇五首，卷二為雜詩一〇三首，卷三為雜詩一一一首，共收錄三百十九首。從其書名、分卷、編次方式和次序來看，此本與宋蜀刻本《杜荀鶴文集》無異，只是其收錄作品數和文字方面有所出入。

首先說明收錄作品數，筆者上面已經說明宋「蜀刻本」《杜荀鶴文集》一共收錄三百十六首，此本比宋「蜀刻本」多出三首，即是〈傷病叟〉、〈閩中秋思〉和〈贈友人赴辟命〉，這三首詩正是在宋「蜀刻本」目錄中有而沒有收錄進去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本比宋「蜀刻本」更為完備。

至於文字方面，筆者曾對此本與宋「蜀刻本」進行比對工作，就發現有些地方有所出入，如卷一〈秋宿臨江驛〉，此本為：「聽猿鞭馬過長關」，宋「蜀刻本」

66 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1999），頁136。

67 （清）席啓寓（1650-1702），字文夏，吳縣洞庭山人。刻印過自編《唐詩百家詩》三二六卷，康熙四十年（1701）刻印過陸龍其《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行狀》一卷《崇祀錄》一卷。

爲「聽猿鞭馬過長安」；卷一〈題戰島僧居在江之心〉，此本爲「載土春栽樹」，宋「蜀刻本」則爲「載王春栽樹」；卷一〈讀友人詩卷〉，此本爲「冰齒味瑤軸」，宋「蜀刻本」則爲「水齒冰瑤軸」；卷一〈秋江雨夜逢詩友〉，此本爲「夜來江上秋■（按：墨釘）月，恨不相逢在雪天」，宋「蜀刻本」則爲「夜來江上秋無月，恨不相逢在雪天」等等。

傅增湘《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二著錄此本說：「杜荀鶴文集三卷……清康熙四十一年席啓寓刊《唐詩百名家全集》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余據季振宜舊藏本鈔本唐人集本校，補詩六首，訂正近千字。」

（五）《唐詩》稿本《唐風集》三卷

《唐詩》稿本，七百一十六卷，一百一十九冊，（清）錢謙益、季振宜同編，清初錢、季二氏遞輯稿本。計全書唐二百九十二年，五代五十餘年之詩，凡得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得詩四萬二千九百三十首。⁶⁸後來康熙四十二年（1703）所輯刊的《御定全唐詩》以此本爲底本。⁶⁹今藏國家圖書館。

此本《唐風集》，版匡高15.5公分，寬11.4公分。左右雙邊。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版心白口，單魚尾，魚尾下方記書名卷第（如「唐風集卷上」）和葉次。卷首前有《唐詩紀事》本「杜荀鶴小傳」。首卷首行頂格題「唐風集卷上」，第二行低十二格題「九華山人杜荀鶴」，第三行低一格題「今體五言凡一百二十六首」。

此本卷上首葉的版心魚尾下方記「汲古閣毛氏」，又卷三末葉的版心魚尾下方記「汲古閣正本」，又其他版式與編次方式亦與「汲古閣」本一樣，由此可知，此本以「汲古閣」本爲底本。

不過，此本比「汲古閣」本更爲完善，其理由有兩點：第一、此本比「汲古

68 此《唐詩》稿本開始著手於康熙甲辰（三年，1664），編成於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歷時十年矣。此本卷首有康熙十二年（1673）季振宜的序文，在序文中，季氏說：「顧予是集，竊有因矣。常熟錢尚書曾以《唐詩紀事》爲根據，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詩，蓋投老爲之，能事未畢，而大江之南竟不知其有此書，予得其稿子於尚書之族孫遵王，其篇帙殘斷亦已過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一十六卷。凡爵里可考者，予皆係之以傳；爵里不可考，而詩有牽連及之者，則貫串爲次第，其傳合新舊唐書、南唐書、五代史及詩話、小說、長短編輯，輻輳成之。」可見此書之沿革及成書之原則。

69 相關內容可參看劉兆祐，〈御定全唐詩與錢謙益季振宜遞輯唐詩稿本關係探微〉一文，收錄於（清）錢謙益、季振宜輯《全唐詩稿本》，屈萬里、劉兆祐主編，《明清未刊稿彙編第二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1-48。

閣」本多收錄八首：卷一多收錄四首，即是〈亂後送友人一作送人遇亂歸湘中〉、〈送紫陽僧歸廬岳舊寺〉和〈和吳太守罷郡山村偶題二首〉二首；卷三多收錄四首，即是〈梁王坐上賦無雲雨〉、〈小松〉、〈醉書僧壁〉和〈寄李隱居〉。如此說來，此本應收錄三百二十六首，不過，實際上是收錄三百二十五首的，因為季氏刪除卷一〈春宮怨〉一首。

第二、季振宜在此稿本中用朱、藍、墨三色筆，引據各種資料，做了精細的校勘，此本的《唐風集》亦不例外。季氏以「宋本」杜荀鶴集為校本，並用《才調集》、《文苑英華》、《唐詩紀事》等諸集來校勘「汲古閣」本，故文字比其他諸本為精。所謂「宋本」，指的就是蜀刻本《杜荀鶴文集》，在上述的比「汲古閣」本多收錄的八首中，〈亂後送友人一作送人遇亂歸湘中〉和〈和吳太守罷郡山村偶題〉二首正是從蜀刻本《杜荀鶴文集》中輯錄出來的。除此之外，筆者拿所謂「宋本」的字句來跟蜀刻本《杜荀鶴文集》比對，發現兩者一一吻合。此本後來收錄於《明清未刊稿彙編》第二輯。

(六)《全唐詩》本《唐風集》三卷

此本《唐風集》載於《全唐詩》⁷⁰卷六九一至六九三。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兩行，每行三十三字。卷首有「杜荀鶴小傳」。今藏臺灣大學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等。

筆者上面已經指出《全唐詩》基本上以胡震亨《唐音統籤》和錢謙益、季振宜《唐詩》稿本作為底本，再加校補而成的。⁷¹《全唐詩》本《唐風集》三卷便是錢、季氏《唐詩》稿本中的《唐風集》，只是有些地方不僅相同而已，例如杜荀鶴小傳部分，錢、季氏《唐詩》稿本是據《唐詩紀事》增損而成的；《全唐詩》本則據《唐音統籤》增損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本完全吸收在《唐詩》稿本中的季振宜的校勘成果，我們將《唐詩》稿本《唐風集》來跟《全唐詩》本《唐風集》比對，很容易看出這種現象來。

另外，此本比「汲古閣本」增補遺逸詩九首二句，除了《唐詩》稿本增補的

70 《全唐詩》的修纂，始於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成於四十五年十月，當時入局參校，有彭定求、楊中訥等十人。《全唐詩》大體依據季振宜《唐詩》稿本編次，不分初、盛、中、晚，並刪除《唐音統籤》篇末章句四卷，偈頌二十四卷。

71 對於這一點，傅增湘曾經說：「吾頗疑季氏（按：振宜）鈔本，乃彙集各本，擇善而從，故佚詩異文往往比別本為多，其後《全唐詩》之輯，即資於是焉，然得失時不免雜出。」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書目四編》本，卷五，頁31。

八首之外，又增補〈自江西歸九華〉一首，連同季氏刪去的〈春宮怨〉一首悉數收入。又依據《唐詩紀事》和《吟窗雜錄》等書，還增補殘二「句」，次於末後。實際上，〈自江西歸九華〉和殘二「句」都是依據《唐音統籤》本《杜荀鶴詩》而增補的。計共收三百二十七首詩二句。編次方面亦與錢、季稿本無異。

（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唐風集》三卷

此本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四周雙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版心白口，單魚尾，魚尾下方記書名卷第（如「唐風集卷一」）和葉次。卷首前有〈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次有〈唐風集序〉。首卷首行頂格題「欽定四庫全書」，第二行低一格題「唐風集卷上」，第三行低十三格題「唐 杜荀鶴撰」，第四行低一格題「今體五言凡一百二十六首」。卷末有尾題。卷三後有毛晉的〈唐風集跋〉。今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此本爲上中下三卷，又爲分體編次，卷一爲「今體五言凡一百二十六首」（按：實際上一百二十五首），卷二爲「今體七言凡一百四十首」，卷三爲「今體五言七言絕句凡五十二首」，共收錄三百十八首詩。《四庫全書總目·唐風集》謂此本錄自「浙江巡撫採進本」，⁷²又說：「毛晉刻本前有顧雲序，序末謂之《唐風集》以下文不相屬，蓋舊本《唐詩紀事》載雲此序，誤連下條荀鶴初謁梁王云云六十四字爲一條，晉不察而誤併鈔之，殊爲疏舛，今刊除此段以還其舊焉。」但未明言究屬何種版本。《四庫（各省）採進書目》亦無著錄此本。⁷³今檢此本，其書名、分卷、篇目、序次、後附毛晉跋文等均同「汲古閣」本《唐風集》。可見浙江巡撫採進本爲毛晉「汲古閣」本《唐風集》三卷無疑。

（八）影寫本《杜荀鶴文集》三卷

（清）顧廣圻《思適齋書跋》卷四和（清）顧廣圻在《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均著錄此書說：「杜荀鶴文集三卷。……此本爲虞山毛氏所藏，想從北宋本傳錄者，與述古堂繕寫本同出一源，而鈔手工整，雖非影宋，已迥勝世俗流傳之本矣。」⁷⁴可見此本無疑是宋蜀刻本《杜荀鶴文集》的影寫本。後來（清）陸心源

72 （清）紀昀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五一，集部·別集類四，頁34。

73 吳慰祖編，《四庫（各省）採進書目》，《書目類編·公藏類》13（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74 （清）顧廣圻撰，《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書目五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72），集類，頁5上-5下。

《皕宋樓藏書志》所著錄的「影寫南宋本《杜荀鶴文集》三卷」，指的應該是此本，陸心源在《皕宋樓藏書志》中說：「杜荀鶴文集三卷，影寫南宋本。……此本為虞山毛氏所藏，想從北宋本傳錄者，與述古繕寫本同出一源，而抄手工整，雖非影宋，已迥勝世俗流傳之本矣。」⁷⁵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⁷⁶

另外，（清）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十二著錄：「杜荀鶴文集三卷。抄本。」⁷⁷從其書名與卷數來看，此本亦無疑是宋蜀刻本《杜荀鶴文集》三卷本的抄本。

（九）《全五代詩》本《杜荀鶴詩》三卷

此本為（清）李調元編《全五代詩》⁷⁸卷二至卷四。版匡高12.2公分，寬9.9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版心花口，上方頂格題「全五代詩」，單黑魚尾。魚尾下方記卷數、朝代及葉次。卷首有「杜荀鶴小傳」。今藏國家圖書館。

李調元在「凡例」中說：「詩有古今各體。此書之輯，每一人必先樂府，次四言，次五古，次七古，次五律，次五排，次七律，次七排，次五絕，次六絕，次七絕。各國皆倣此。」可見《全五代詩》所輯錄的詩都是分體編次的。此本《杜荀鶴詩》分為三卷，卷一為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一百〇九首，卷二為七言律詩九六首，卷三為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九六首，共收錄詩三百零一首。李調元又說：「杜撰無徵，素心所鄙。是採用書目，幾三百種。今并列左方，以便考訂者互相查對。」從其採用書目中，我們可以發現杜荀鶴《唐風集》、《唐音統

75 （清）陸心源撰，《皕宋樓藏書志》，《書目續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8），卷七十一，頁12。

76 （日本）靜嘉堂文庫編纂，《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集·別集類·唐五代，頁639；（日本）河田巖撰《靜嘉堂祕籍志》卷三十二集部二著錄：「杜荀鶴集，唐杜荀鶴撰。」又說：「志（案：《皕宋樓藏書志》）杜荀鶴文集三卷。影寫南宋本。」（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日本大正六年刊本），頁52下-53下。《靜嘉堂祕籍志》只引用了《皕宋樓藏書志》和《四庫全書總目》有關杜荀鶴集的內容，沒有進一步的論述。

77 （清）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民國十三年鉛印本），卷五十二，頁22上。

78 （清）李調元（1734-1803），字羹堂，又字贊庵、鶴州，號雨村，錦州羅江縣（今德陽羅江鎮）人。乾隆進士，歷任提督廣東學政，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兼翰林院編修，直隸通永備道。曾得罪權臣和珅，充軍伊犁，後以母病得釋歸故里。李調元除輯錄《全五代詩》外，還著有《雨村詞話》、《雨村曲話》、《雨村劇話》、《童山全集》、《奧風》等，又編有《函海》、《羅江縣志》。至於《全五代詩》的編纂，始於清乾隆乙未（1775）春二月至戊戌（1778）春正月，積三年而始成。此本所收，包括梁、唐、晉、漢、周五代，共五十二年間詩作，對於研究唐宋之間五代十國其間的歷史、文化、藝術等，無疑是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的。

籤》和《全唐詩》等書，筆者上面已經說過在《唐音統籤》和《全唐詩》中都有杜荀鶴詩，可見李調元編此本時曾主要採用過上述三種杜荀鶴詩。今檢此本，雖然是分體編次，但其排列次序與上述的三種本子都不一樣，又其所收錄的作品數都不及《唐風集》或《全唐詩》本，因此，我們只能說，此本主要是依據上述三種本子而編成的。

（十）舊抄本《唐風集》三卷

（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一著錄此本說：「《唐風集》三卷。舊抄本。述古堂舊藏。」⁷⁹述古堂舊藏指的是錢曾的舊藏書本，今檢在錢曾所藏的杜荀鶴集中，以《唐風集》為名的，就是宋刊書棚本。《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的著錄可證明這一點，此目說：「杜荀鶴詩集三卷。述（按：《述古堂書目》）詩集杜荀鶴集三卷；敏（按：《讀書敏求記》）詩集杜荀鶴文集三卷，影鈔北宋本；又唐風集宋刊書棚本。」⁸⁰可見此本就是南宋書棚本之抄本。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⁸¹

另外，今北京圖書館所藏的一部影宋抄本《唐風集》三卷，《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說：「《唐風集》三卷……清影宋抄本。二冊。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欄。」⁸²從其書名和版式來看，此本亦無疑是屬於影抄南宋書棚本，尤其是此本的版式正符合現存其他南宋書棚本唐人小集的版式之共通特點。

（十一）貴池先哲遺書本《唐風集》三卷《補遺》一卷

此本為劉世珩⁸³所編《貴池先哲遺書》本。版匡高17.5公分，寬12.2公分。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小注雙行，字數不同。左右雙欄，大黑口，單魚尾。版心上方記「唐十三杜荀鶴唐風集上（中，下）」，中間記「唐石籀本」，下方記葉次。卷首前有「康熙池州府志卷第六十唐杜荀鶴傳第三」，次有「欽定四

79（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書目續編》本，卷七十一，頁12。

80（清）錢曾、瞿鳳起，《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書目類編》卷32，第七卷，集部·詩集，頁208。

81 靜嘉堂文庫編纂，《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集·別集類·唐五代，頁639；河田巖撰《靜嘉堂祕籍志》卷三十二集部二著錄：「唐風集……舊抄二本。」又說：「志（案：《皕宋樓藏書志》）唐風集三卷。舊抄本。述古堂舊藏」，頁53下。

82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頁2087。

83 劉世珩（1874-1926），字聚卿，號蕙石。別署枕雷道人，光緒甲午舉人，官度支部右參議。收藏彝器碑帖甚富，又以藏書、刻書著稱。刻印過所編《貴池先哲遺書》二十三種二二八卷，《聚學軒叢書》五集二六四卷，《玉海堂影宋元本叢書》二十一種六九六卷。

庫全書總目」，次有「唐詩紀事·杜荀鶴」，次有「全唐詩話」。目錄之前有「唐風集敘」，劉氏據《全唐文》的〈唐風集敘〉來校勘汲古閣本〈唐風集敘〉。次有「唐風集目錄」。卷下後面附有「毛晉識」。劉世珩說：「唐風集三卷，世多以毛子晉汲古閣刊本為最佳，四庫所據亦毛刊本。按《提要》有云，前有顧雲序，序末謂之唐風集以下文不相屬，蓋舊本唐詩紀事載雲此序，誤連下條荀鶴初謁梁王云云六十四字一條，子晉不察誤併鈔之，今所傳本皆仍其舊，以致讀者謂顧序不成文矣。因檢全唐文顧雲文互校，刪去荀鶴謁梁王云云六十四字，而以毛刊為定本。凡兩本不同，悉注於下，其注一作者，全唐文原注也。集中有闕字，又檢《全唐詩》勘補，復得逸詩九首，錄於卷尾。」⁸⁴據此，我們可知以下幾點：

首先，此本翻刻毛氏「汲古閣」本，因此卷上「今體五言凡一百二十五首」、卷中「今體七言凡一百四十首」和卷下「今體五言七言絕句凡五十二首」部分，與「汲古閣」本無異。至於逸詩「五律四首七律一首七言絕句四首段句二韻」部分，劉氏以《全唐詩》本來增補的，即是五言律詩四首，〈和吳太守罷郡山村偶題二首〉、〈亂後送友人（一作送人遇亂）歸湘中〉、〈送紫陽僧廬岳舊詩〉；七言律詩一首〈自江西歸九華〉；七言絕句四首〈梁王坐上賦無雲雨詩〉、〈小松〉、〈寄李商隱〉；〈斷句〉二韻。計共收三百二十七首詩二句。

至於文字方面，劉氏以《全唐詩》本來校勘，補正不少，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如顧雲序用《全唐文》顧雲序來校勘，而沒有利用蜀刻本《杜荀鶴文集》的序文，仍依毛刻之誤，只是依據《四庫全書總目》刪去末尾六十餘字。此本後來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

（十二）《杜翰林集》六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二下著錄此本說：「杜荀鶴撰。姚子莊、方文、楊森注。姚氏刊本。」不過，其他藏書目錄都沒有記載此本。筆者翻閱國內外公私藏目錄，都無法找出此本的下落，恐已亡佚，仍需待考察。

據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1. 在唐代，杜荀鶴的集子確實曾經結集過了。至於它的編纂者，歷來有兩個說法：一是顧雲替杜荀鶴編《唐風集》，這種說法來自於顧雲的〈唐風集序〉。就

84 劉世珩編，《貴池先哲遺書·唐風集逸詩》，《叢書集成續編》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頁46下。

《唐風集》的成書過程而言，顧雲的〈唐風集序〉是個最直接而且最可靠的資料，因此顧雲說他替杜荀鶴編《唐風集》三卷的說法，是無庸質疑的；另外一種說法是，《唐風集》為杜荀鶴自編的，《全唐詩》杜荀鶴小傳、《四庫全書總目》和《唐音統籤·戊籤餘》杜荀鶴傳都持著這種說法，雖然其可信性似乎沒有顧雲〈唐風集序〉中的說法那麼可靠，但是我們仍不能排除這種說法的可能性。

2.有關杜荀鶴集的名稱和卷數問題，歷來文獻記載頗不一致，歸納起來以下幾種情況：

(1) 書名為《杜荀鶴文集》，卷數則為三卷，主要見於（清）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卷之四集部：「《杜荀鶴文集》三卷，唐杜荀鶴撰。北宋刊本」；（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集部：「《杜荀鶴文集》三卷，宋刊本」；（清）顧廣圻《思適齋書跋》卷四：「《杜荀鶴文集》三卷，影宋鈔本」。

(2) 書名為《杜荀鶴詩集》，卷數則為一卷，主要見於王堯臣等撰《崇文總目》：「《杜荀鶴詩集》一卷。」此本今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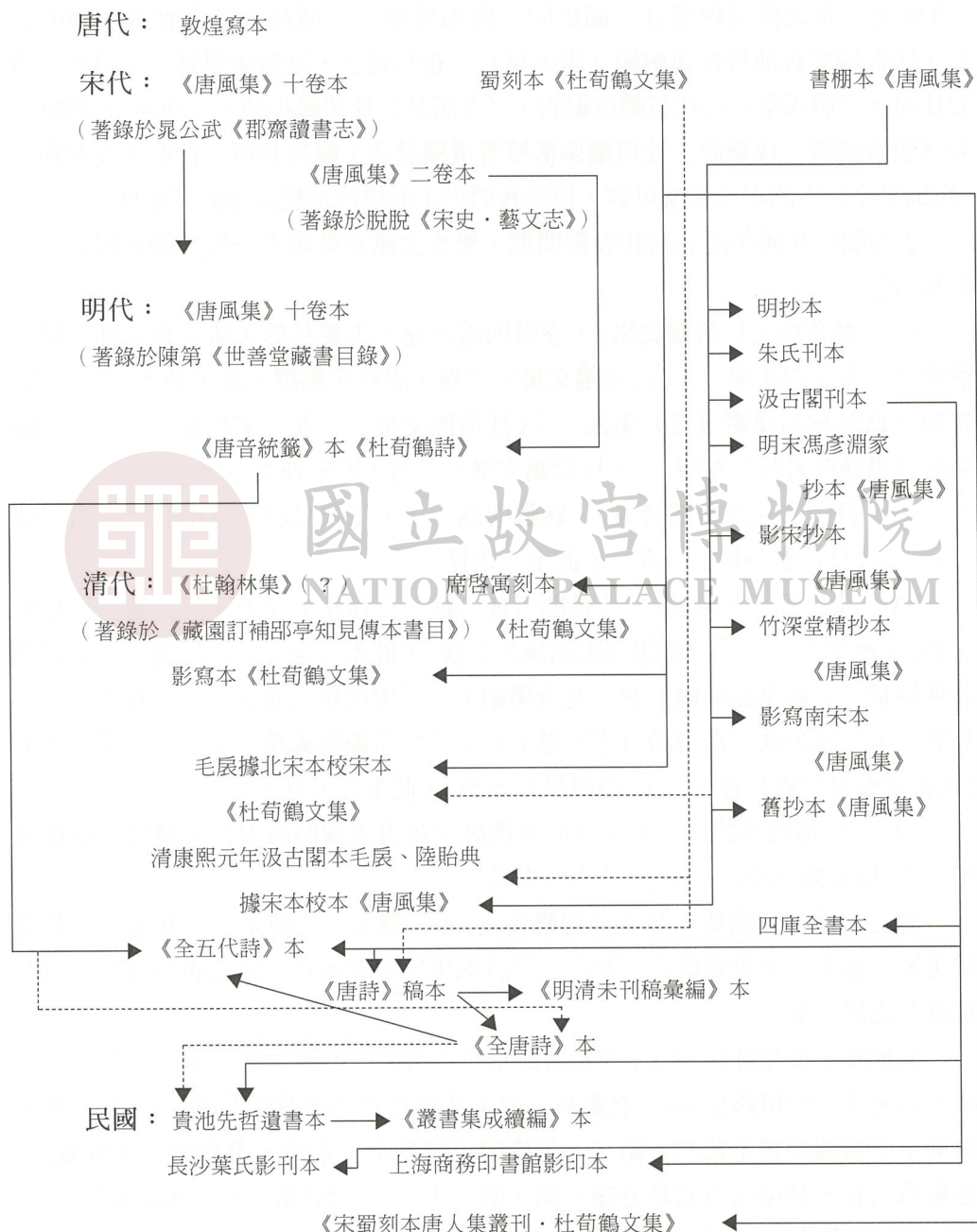
(3) 書名為《唐風集》，其卷數則有二卷、三卷和十卷等。「二卷本」見於《宋史·藝文志》：「杜荀鶴《唐風集》二卷」，此本今未見；「三卷本」主要見於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詩集類上：「唐風集三卷」；「十卷本」主要見於（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八：「杜荀鶴唐風集十卷」；（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唐風集》十卷」，此本今未見。

(4) 《杜荀鶴外詩》一卷，見於葉德輝《秘書省續四庫書目》集類·別集著錄：「《杜荀鶴外詩》一卷」，此本今未見。

總之，惟《唐風集》和《杜荀鶴文集》「三卷本」流傳至今，其他《杜荀鶴詩集》一卷本、《唐風集》二卷本、《唐風集》十卷本和《杜荀鶴外詩》一卷本都沒有流傳下來。

3.就版本源流而言，現存的杜荀鶴集有三大系統，第一、是宋「蜀刻本」系統，書名為《杜荀鶴文集》，卷數為三卷，其編次方式統稱為「雜詩」，如「席啓寓刻本」是屬於這系統的；第二、是南宋「書棚本」系統，書名為《唐風集》，卷數為三卷，其編次方式是分體，如「明抄本」、「汲古閣」、「四庫全書本」、「貴池先哲遺書本」等都是屬於這系統的；第三、是不屬於上述兩個系統的，書名為《杜荀鶴詩》，卷數為五卷，其編次方式為分體，如《唐音統籤·戊籤餘》本《杜荀鶴詩》。這個本子很有可能是屬於《唐風集》二卷本系統的。

4.最後，以圖來表示杜荀鶴集之版本系統如下：



※說明

- (一) 實線表示翻刻前一種版本或以前一種版本為底本而加以校勘的。
- (二) 虛線表示校勘時所根據的或曾參考過的版本。
- (三) 有些沒有連接實線或虛線的版本，它們的繼承關係還需要進一步說明。

六、餘 論

最後，筆者要說的是，我們研究版本的目的，無非是找出某一書的「善本」。所謂「善本」絕不僅是意味著時代較早的本子，更重要的是內容上是否完整的。從這種角度來看，目前為止，研究杜荀鶴其人其詩，《全唐詩》本可說是較為完整的本子。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的：第一、就收錄作品而言，宋「蜀刻本」雖然是衆多版本的祖本，不過比《全唐詩》本少收錄詩七首斷句二韻；第二、就文字方面而言，《全唐詩》本已經吸收了季振宜以宋「蜀刻本」來校勘「汲古閣」本的成果，同時採取胡震亨《唐音統籤》本的一些校勘成果，又利用《才調集》、《文苑英華》、《唐詩紀事》等諸集來校勘「汲古閣」本，故文字比其他諸本為精。

當然，《全唐詩》本也有不盡理想的地方，例如《全唐詩》本的底本是「汲古閣」本，雖然「汲古閣」本是屬於「書棚本」系統的，但是我們無法確定「汲古閣」本是否完全依據「書棚本」而刊印。因此，我們可以利用現存影寫「書棚本」（如北京圖書館所藏影宋鈔本《唐風集》三卷本和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舊抄本《唐風集》三卷本）來對校，同時可以利用他校資料，如（宋）趙孟奎《分門纂類唐歌詩》殘本⁸⁵所載的杜荀鶴詩九首，即是〈早發〉、〈秋夜晚泊〉、〈舟行晚泊江上寺〉、〈過巢湖〉、〈遊茅山〉、〈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寄諸從事〉、〈題唐興寺小松〉、〈題瓦棺寺真上人院矮檜〉和〈御溝柳〉，⁸⁶來進行他校工作。如此一來，無疑是提高《全唐詩》本的校勘質量。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上面已經指出季振宜編《唐詩》稿本時，曾利用宋蜀刻本《杜荀鶴文集》來校勘「汲古閣」本《唐風集》，而且《全唐詩》本已經吸收

85 趙孟奎，字文耀，號春谷，居湖州。宋太祖十一世孫。官秘閣修撰，善畫竹石蘭蕙。事蹟具（元）夏文彥撰《圖繪寶鑑》卷四（《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二十冊本）、（明）朱謀㙔撰《畫史會要》卷三和（清）王毓賢撰《繪事備考》卷六等。《四庫未收書提要·分類唐歌詩殘本十一卷提要》說：「是編元書凡一百卷，分門纂類。孟奎自序云，得一千三百五十三家，四萬七百十一首。此本依絳雲樓舊藏過錄，僅存天地山川類五卷，草木魚蟲類六卷。據毛扆跋稱葉文莊集謂從雷侍講錄殘本完者僅二十七卷，公為英宗朝名臣，前此二百年尚止乎此云云，缺佚雖多，然全書體例，由是可推。且唐人隱僻姓氏如毛扆所記文丙詳大諸人，亦未嘗不藉是以存也。」附於《分門纂類唐歌詩》，（清）阮元輯《宛委別藏》本（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由此可知，此書的體例和文獻價值。

86 這九首詩的內容，基本上與「汲古閣」本較為接近，但是其中一些詩的內容與「蜀刻本」或「汲古閣本」都有所出入，如〈秋夜晚泊〉一首，此本說：「漁翁自相伴，徹曉葦叢邊」，「蜀刻本」和「汲古閣本」則均云：「漁翁似相伴，徹曉葦叢邊」，可見其校勘價值的一斑。

其校勘成果，但今將宋蜀刻本和《全唐詩》本比較一下，我們可發現兩者仍有字句方面的差別，例如：

	汲古閣本	唐詩稿本眉批	宋蜀刻本	全唐詩本
〈送友遊吳〉	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多	宮，宋本作官	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	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多
〈送友遊吳越〉	有園多種橘，無水不生蓮	橘，宋本作菊	有園多種菊，無水不生蓮	有園多種橘一作菊，無水不生蓮
〈經廢宅〉	何況蒿原上，荒墳與折碑	宋本作蒿	何況蒿原上，荒墳與折碑	何況蒿原上，荒墳與折碑
〈入關歷陽道中卻寄舍弟〉	〈入關歷陽道中卻寄舍弟〉	宋本無卻字	〈入關歷陽道中寄舍弟〉	〈入關歷陽道中卻寄舍弟〉
〈贈歐陽明府〉	回舟卻惆悵，數宿釣魚灣	卻，宋本作亦	回舟亦惆悵，數宿釣魚灣	回舟卻一作亦惆悵，數宿釣魚灣
〈讀友人詩卷〉	冰齒味瑤軸，祇應神鬼知	冰，宋本水；味，宋本冰	水齒冰瑤軸，祇應神鬼知	冰齒味瑤軸，祇應神鬼知
〈贈老僧〉	自得巡方道，棲禪老未能	宋本作老	自得巡方道，棲禪老未能	自得巡方道，棲禪老未能
〈題唐興寺小松〉	侵僧半窗月，向客滿一作襟風	宋本作向	侵僧半窗月，向客浦襟風	侵僧半窗月，向一作與客滿一作與襟風
〈與友人話別〉	流年留不得，半在別離間	宋本作留	流年留不得，半在別離間	流一作留年留一作住不得，半在別離間

從上述的例子來看，《全唐詩》本有時把宋蜀刻本的字句當作校勘資料（即所謂「一作」），但是有的字句尚未當作「一作」，這表示將來我們要重新編訂杜荀鶴集，宋蜀刻本仍有其校勘價值。

另外，《全唐詩》問世以來，不斷有補遺的工作，因此大量輯錄出《全唐詩》無收錄的作品，其中不乏杜荀鶴的詩，如日本上毛河世寧《全唐詩逸》有兩句杜荀鶴詩；⁸⁷童養年《全唐詩續補遺》中有〈時世吟〉、〈敘雪寄喻亮〉、〈春日巢湖書事〉、〈詩全唐詩六九三題作感寓。上二句作大海波濤淺。小人方村深〉、〈麻溪〉、

87 《全唐詩·全唐詩逸》（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上，頁10189。

〈沅湘即事〉、〈贈僧句〉和兩〈句〉等作品；⁸⁸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卷三十五收錄〈三明大師贈徹大德〉、〈初出長安〉（二首）、〈過夷門獻詩〉、〈旅舍〉和〈泛瀟湘〉等作品。⁸⁹當然這些輯錄出來的作品並不都是杜荀鶴的，例如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指出《全唐詩逸》收錄兩句詩，又作李郢句，其中「千嶂雪消溪影綠」確實不是杜荀鶴句，而是李郢句；⁹⁰陳尚君亦指出《全唐詩續補遺》卷十四中〈敘雪寄喻亮〉、〈春日巢湖書事〉和〈詩全唐詩六九三題作感寓。上二句作大海波濤淺。小人方村深〉的前二句不是杜荀鶴的。⁹¹上述的輯錄作品和其真偽問題，往後我們要整理杜荀鶴集的時候，也是應該注意的問題。又《伯希和劫經錄》四九八五所收錄的〈菊〉、〈三明大師贈徹大德〉和〈初出長安〉（二首），一共四首十四行的作者是否可以歸屬於杜荀鶴，也是相關研究者往後要持續關注的問題。

後記：本文曾於2002年6月6日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進行專題報告，會中感謝林玫儀教授、華瑋教授、衣若芬教授、劉苑如教授、張季琳教授、嚴志雄教授、塚本信也教授的發言與建議。本文寫作過程中也得到臺灣大學中文系潘美月教授以及東吳大學劉兆祐教授的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

88 王重民、孫望、童養年輯錄，《全唐詩外編·全唐詩續補遺》（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十四，頁547-549。

89 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223-1225。

90 佟培基編撰，《唐詩研究集成·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頁457。

91 同註89，可參看《全唐詩外編》修訂說明、《全唐詩續補遺》刪去諸詩的說明，頁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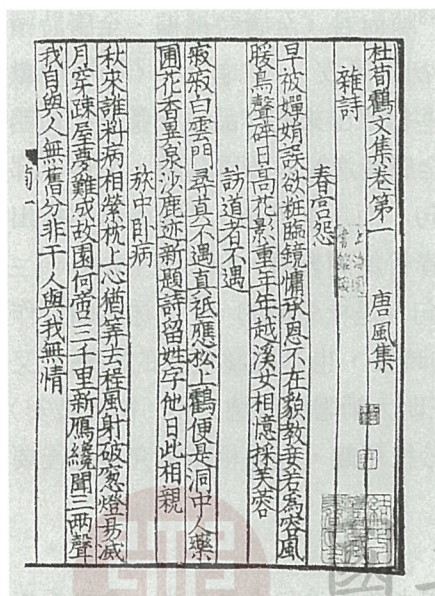


圖1 《杜荀鶴文集》三卷 宋蜀刻本
錄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本《杜荀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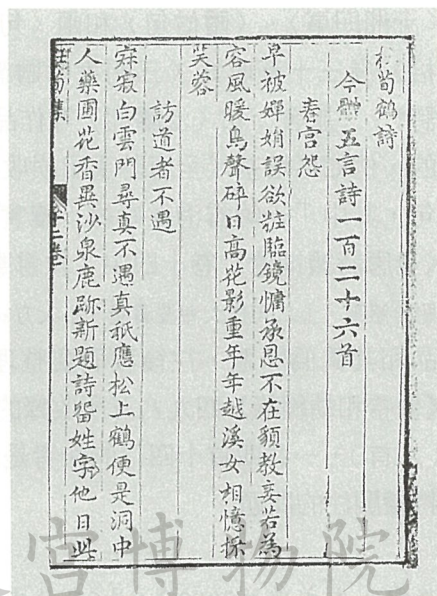


圖2 《唐風集》一卷 《晚唐十二名家詩集》本 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金陵朱氏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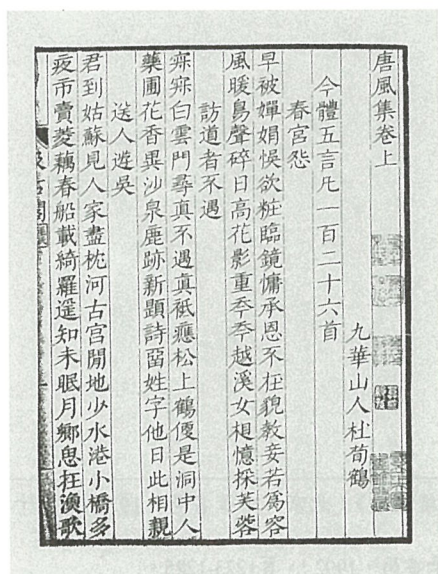


圖3 《唐風集》三卷 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刊《四唐人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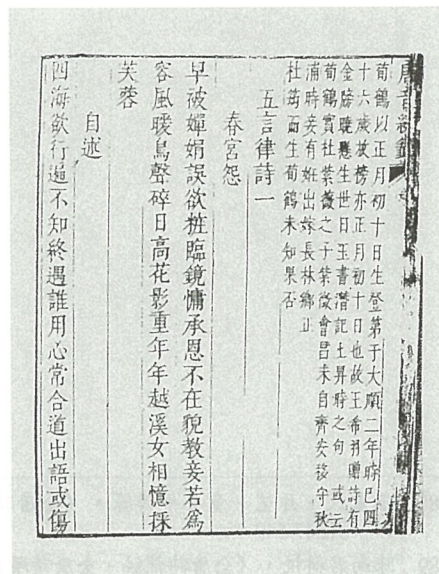


圖4 《杜荀鶴詩》五卷 明胡震亨編《唐音統籤·戊籤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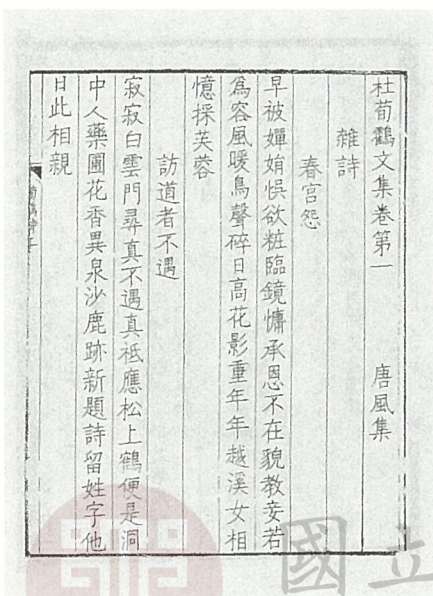


圖5 《杜荀鶴文集》三卷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2）洞庭席氏琴川書屋刊《唐詩百名家全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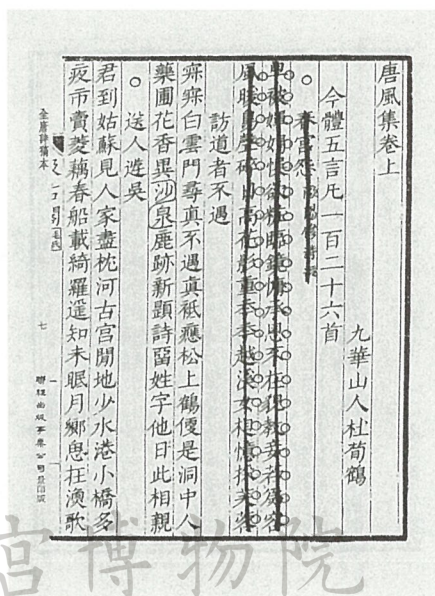


圖6 《唐風集》三卷 清錢謙益、季振宜遞輯《唐詩》稿本 錄自《明清未刊稿彙編》第二輯《全唐詩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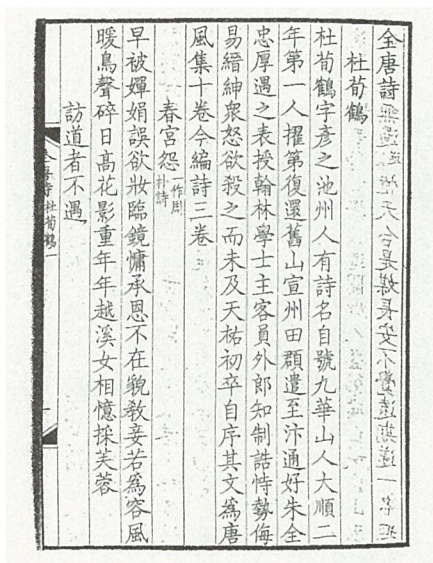


圖7 《唐風集》三卷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通政史曹寅刊《全唐詩》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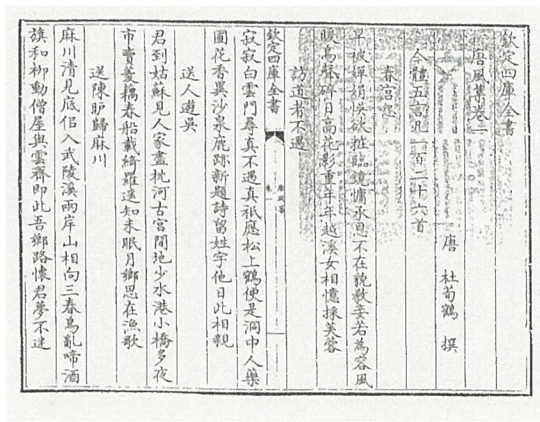


圖8 《唐風集》三卷 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錄自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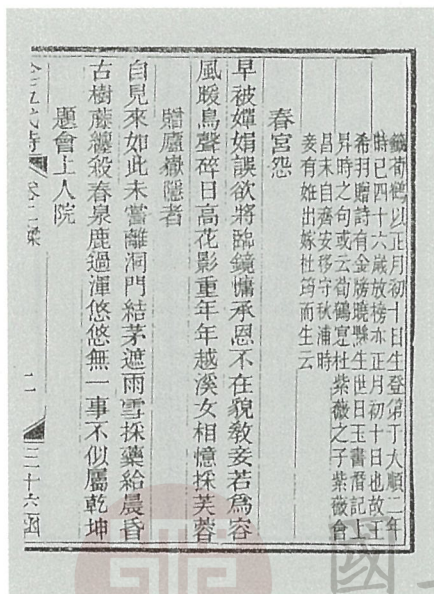


圖9 《杜荀鶴詩》三卷 清李調元編《全五代詩》本 錄自《百部叢書集成》據清乾隆李調元輯刊《函海》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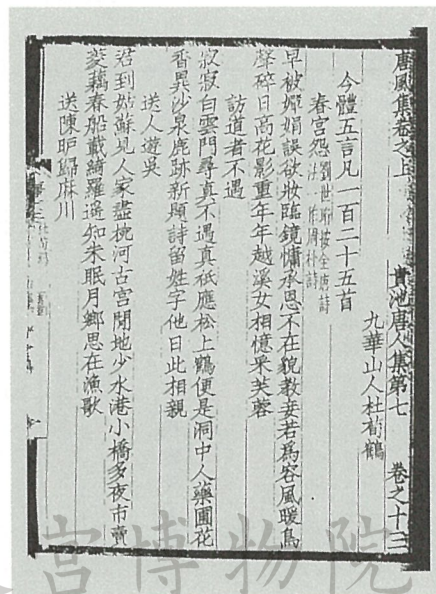


圖10 《唐風集》三卷《補遺》一卷 民國九年（1920）貴池劉氏唐石籀刊《貴池先哲遺書本·貴池唐人集》本

On the Publication History of Tu Hs'ün-ho's Collected Works

Chin Hao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An examin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history of Tu Hs'ün-ho's collected works reveal that the editions of the tex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ineages. First, the *Shu k'o-pen* (Carved edition of the Shu) of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where the text is entitled *Tu Hs'ün-ho wen-chi* (Collection of Tu Hs'ün-ho's Works), divided into three volumes, and edited in the *tsa-shih* (miscellany poems) style. Second, the *Shu-p'eng-pen* (Book Shelf Edition)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where the text is entitled *T'ang feng chi* (T'ang Wind Collection), divided into three volumes, and edited in the *fen-t'i* (separated) style. The last lineage is that of the five-volume *Tu Hs'ün-ho shih* (Collection of Tu Hs'ün-ho Poems), also edited in the *fen-t'i* fashion. This essay addresses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compilers, editorial issues, titles, volumes, and circulation of these three lineages.

The essay also points out problems in the comparatively well-edited present edition of Tu Hs'ün-ho's collected poems contained in the *Ch'üan T'ang shih*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ms),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need for a new, reedited edition of the collection.

Keywords: Tu Hs'ün-ho, *Tu Hs'ün-ho wen-chi*, *T'ang feng chi*, publication history, catalogue

※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33 to 166.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133 by Paul Cooper.